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雜記卷二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蔡必昌

謄録舉人臣周文彬

孟子雜記　　　四書類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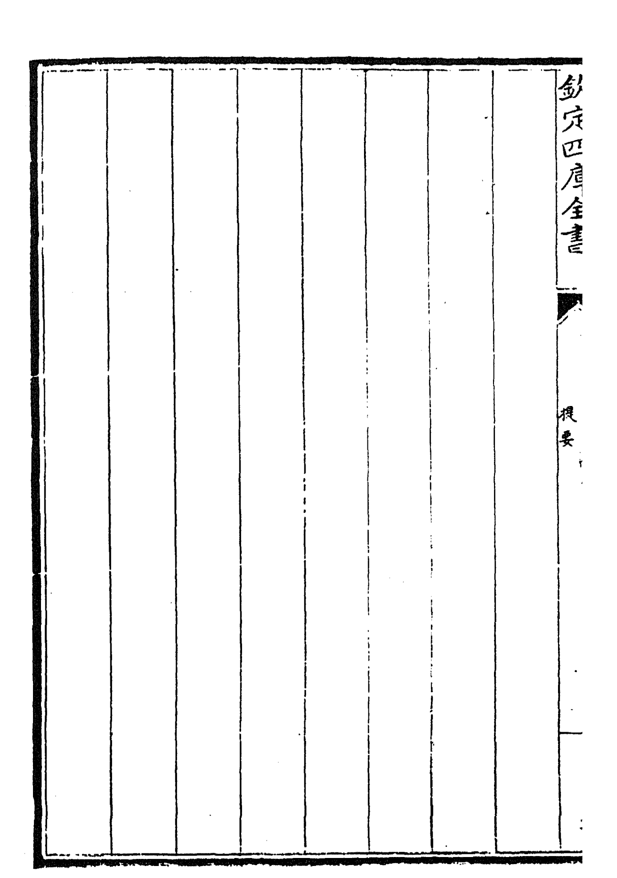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孟子雜記四卷明陳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鉤解別著録自宋熙寧以前孟子僅列於儒家史記以孟子荀卿合傳寥寥十數語於所歷鄒滕任薛魯宋之事略不一書至朱子綱目始於適魏至齊大書特書明聖賢

之去就為不輕而體屬編年不能詳一人之始末明薛應旂撰四書人物考始采摭他書以為補傳而應旂不長於考證舛漏甚多士元嗣輯此書第一卷敘孟子之事後三卷發明孟子之書名為傳記實則經解居多其所援引於經類則取韓詩外傳孔叢子之類於正史外則取通鑑綱目荀悅袁宏漢紀之類於諸子則取列子揚子說苑新書鹽鐵論之

類於著述則取通志玉海之類若趙岐注義以尾生解不虞之譽以陳不瞻釋求全之毀一切悠謬之談槩加刪薙亦頗為審慎與所作論語類考均為有裨于經義故今特附之四書類焉乾隆四十三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孟子雜記卷一

明 陳士元 撰

系源

孟氏出魯桓公子慶父之後編古命氏元和姓纂諸書並同

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趙岐孟子題辭

元按孟氏譜云軻父孟孫激公宜孟孫姓激公字宜

名或云激名公宜字也軻生三歲而激公宜卒元延祐三年封邾國公本朝嘉靖九年配享啓聖祠稱先賢孟孫氏

邑里

孟軻鄒人也史記列傳

孟子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集註序說

元按司馬貞索隱云軻本邾人徙鄒為鄒人吳程云孟子魯人居鄒非生於鄒也合璧事類云齊有孟軻

謂其仕齊非謂齊人也史記孟子傳云齊有三騶子先孟子有鄒忌後孟子有騶衍羅泌國名紀騶註兖之鄒縣有繹山邾文公遷繹改曰騶或謂騶即邾故春秋傳邾伐魯史作騶伐魯也趙岐云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廣記云古騶即今之鄒平邾鄒騶古文通用

名字

孟子名軻字子車漢書藝文志註

元按孔叢子聖證記等書子車一作子與一作子與一作子居而楊倞荀子註又作子輿葢車居音同輿與輿字訛也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名軻字則未聞也豈未深考乎正韻平聲軻音丘何切註云車軸也故孟子名軻字子車廣韻去聲軻音口个切註云孟子居貧轗軻故名軻字子居而張鎰馮元等註孟子音義軻音闕如也或云羣書多稱子車讀平聲為是況曾子字子輿孟子豈與同字乎宋元豐六年吏部

尚書曾孝寛言孟軻有廟在鄒未加爵命詔封鄒國公七年配享孔廟與顏子並元至順間加謚亞聖本朝嘉靖九年詔釐祀典稱亞聖孟子云

孟母

軻母仉氏列女傳仉音掌

元按姓苑仉氏出梁四公子之後元延祐三年封孟母為邾國夫人謚宣獻

孟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

為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旁其嬉戲為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居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列女傳

元按晉左九嬪孟母贊云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效而韓丕著孟母碑贊擇鄰之教人多諷誦焉今山東鄒縣城南有中庸精舍世傳思孟傳道之所即孟母三遷之地也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自悔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韓詩外傳

元按韓非子謂曾子烹彘教子以明不欺晉書載皇甫謐母任氏訓子之辭曰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而韓嬰乃以烹豕為孟母之教豈事固有偶合者邪抑紀述者之附會也

孟子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列女傳孫景修古今家戒同韓詩外傳文小異

元按晉左九嬪孟母贊云斷機激子廣以墳典聰達知禮敷述聖道今鄒縣孟祠有斷機堂可以觀後代

追崇之意矣然列女傳又謂樂羊子妻勸夫勤學亦有斷機事而學如累絲之語取譬甚切豈亦慕孟母之懿矩而效法者邪

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

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孟子復去齊適梁列女傳

元按孟子為齊卿蓋客卿耳非如孔子仕魯為司寇攝行相事實任其職也李湻云春秋以後儒術之士名聞諸侯者既適列國為客卿乃得陳其說如孟子在齊是也史記田齊世家云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

如鄒衍淳于髠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
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事而議論是孟子爲齊卿
宣王或以文學游說之士待之而孟子實未甞受其
禄故公孫丑以士不受禄爲問則孟子爲客卿可知
孟子於周赧王元年致爲臣而歸不復仕齊矣明年
又之宋之滕未幾即歸老於鄒而魯平公欲見孟子
當在孟母既葬之後故臧倉有後喪踰前喪之語然
充虞請問章乃紀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是再至

齊也史稱孟子兩去齊其先去齊乃周顯王四十四年齊宣王之九年其後致爲臣而歸則齊湣王嗣位之初也然則孟子擁楹而歎其在宣王時乎孟母將卒此所以有母老之憂也

孟妻

孟子娶由氏孟氏譜

元按由或作田是時齊國田姓蕃著而楚國由姓甚微或疑田氏爲是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乎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列女傳韓詩外傳文小異

元按他書皆稱孟子欲去妻而不果與列女傳無異

惟荀卿解蔽篇云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

真以孟子出妻也荀去孟之世未遠其言然邪否邪

嗣胄

孟仲子名羄孟子之子也孟子四十五代孫寧嘗見一

書於嶧山道人其書題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

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者孟氏譜

元按朱註以孟仲子為孟子從昆弟葢從趙岐之說

與孟氏譜不同孫奭云趙以孟仲子為孟子從昆弟

未詳其實但以理推之則與孟子同姓必孟子從昆弟也此亦億度之辭耳詩大雅維天之命毛傳引孟仲子之言孔頴達正義引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故毛氏取以為說夫頴達所引譜與今之孟氏譜亦不同宋政和五年詔封孟仲子為新蔡伯從祀鄒縣孟子廟本朝録孟子之後世授翰林院五經博士

受業

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史記列傳王劭云人字衍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别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孔叢子

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 趙岐孟子題辭

○按鄒縣志嘉靖四十二年邑令章時鸞重修城南子思書院斷機堂修道堂中和堂慎獨齋學者讀書其間

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 李翺復性書上篇

元按史記云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謂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王劭以人為衍字是親受業於子思之門也高似孫云孔叢子記問篇載子思與孔子問答如此則孔子時子思年已長矣然孔子家語後叙及

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二孟子以子思在魯穆公時固嘗師之是爲的然矣然孔子没於哀公十六年後十一年哀公卒又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既立距孔子之没七十一年矣當是時子思尚未生問答之事安得有邪據高氏之論則子思與孔子誠無問答使子思與孔子問答則孟子安得受業於子思之門元又疑孔叢子乃後人綴集之言而諸書所載子思壽年亦不足信况伯魚卒於

哀公十二年戊午至穆公元年壬申凡七十五年而子思當生於哀公定公之世伯魚未卒之先安得謂子思壽止六十二邪不然則孟子受業於子思不在穆公初年而在元公悼公之世矣夫赧王元年齊伐燕孟子所親見者譜謂孟子卒於赧王二十六年魯文公之六年也自文公六年上距穆公元年凡一百二十一年是穆公元年孟子未生況上而元公又上而悼公之世耶若然則謂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

也亦宜

元又按何孟春餘冬序録云司馬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後來著述家直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注史記者遂以人爲衍字謹考諸家書傳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或云二十二年襄公二十二年爲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論者謂生是年爲是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子思之母死孔子令其哭於廟子思逮事孔子

所與孔子問答語爲多孔子之卒子思寔喪主四方士來觀禮焉子思生卒今不可知可知者孔子卒之年子思則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魏慎靚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赧王元年丁未去齊其書論及張儀當是五年辛亥後事自敬王壬戌至赧王辛亥百七十年辛亥去伯魚之卒百七十有四年以百八九十二百年間所生人物而謂其前後相待共處函丈傳道受業何子思孟子之俱壽考而至是

也子思孟子之壽考或謂亦有可言者安王二十五
年甲辰子思言苟變於衛是時子思無恙也孟子魏
惠王時已稱叟較其生近安王即位時謂孟子親受
業於子思奚不可之有曰安王甲辰伯魚卒百有七
年孔子卒百有三年子思乃尚存邪孟子之少也其
母三遷而後知學其母爲之斷機其娶也見其妻踞
而欲出之其時吾不知其年而知其未從子思學也
過此子思而尚存邪安王時子思而存亦決無居衛

理或曰子思居衛見孟子書可弗信乎以春秋考之子思居衛必是衛悼敬昭公時也昭公時衛屬于晉韓趙魏氏賢者已自難安其國懷亹慎頹皆弑君賊衛非父母國也子思忍復面其人為之謀而不去耶威烈十六年辛未魯繆公立孟子曰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又曰繆公之於子思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又曰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繆公之尊禮子思如此

子思之自尊如此子思是時年登期頤於父母國賢君焉公儀休爲相泄柳申詳爲臣而子思顧不老焉而適亂國與逆賊語邪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必子思少壯從仕時事子思言尚變於衛果有是必在悼敬昭公時而記者悞耳孟子之年今不得知若生近安王即位時顯王乙酉年當六十餘稱叟不疑赧王丁未距乙酉又二十三年孟子年近九

十矣七篇之書或謂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爲之或謂孟子旣沒其徒相與記其所言焉耳孟子書云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似在始遊齊梁時所言者其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似在去齊後時所言者然則謂其書作於一時而記於一人也執是言爲歲年之近久而論其人與書也又可乎晦庵先生孟子序說本史記列傳而分注諸家之言以致其疑其爲通鑑綱目特據司馬公舊文而錄之耳

吾恐後學不復參究也孔子伯魚顔淵生卒年歲備載諸書公羊傳載孔子生左傳載孔子卒家語載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五十卒顔淵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顔淵之卒先伯魚五年而論語載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爲椁孔子有鯉也死有棺無椁之答何也子思孟子生卒一無所徵於載記而吾欲以其不必然之壽考而計之若之何無疑哉

七篇

孟子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列傳

孟子以儒術游於諸侯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與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疑難問答又自撰法度之言著書七篇趙岐孟子題辭

孟子十一篇漢書藝文志

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述也賈同責荀篇

軻性伋者也勤其道而章於七篇韋籌文之章解

元按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釋者謂孟子七篇幷外書
四篇凡十一篇趙岐謂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
為政其文不能洪深不與内篇相似疑非孟子本真
也今外書無所考見學齋佔畢亦惜其不傳矣其實
同所謂十四篇者葢趙註以七篇各分上下篇總之
為十四篇也韓愈謂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
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與史記之說不
同而朱子序說則以史記近是林慎思本韓愈之說

即謂七篇為弟子所記不能盡孟子之意因演而續之為續孟子二卷馮休又疑弟子妄有附益乃删七篇為二篇更著書十七篇以明其意於乎過矣朱子云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蘇明允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雄不可犯司馬君實云孟子之文直而顯斯知言哉

元按趙氏謂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今七篇二百六十

章趙又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梁惠王篇五千三百六十九公孫丑篇五千一百四十四滕文公篇五十四十五離婁篇四千七百八十九萬章篇五千一百二十五告子篇五千二百五十五盡心篇四千六百八十三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註孟子文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

又按趙惪云孟子言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三十五今計七篇數同

生卒

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墓在鄒縣四基山孟氏譜

孟子將生母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凝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之居已而孟子生焉鄒志　後人稱孟子有泰山巖巖之氣象適符靈兆矣

孟子墓在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墓前有祠宋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兖州修葺豫明復爲記元貞元初

鄒尹司居敬又新之張頴爲記通志
孟母墓在縣北二十里馮鞍山宋孔道輔修孟母林得
孟子石小像於墓前土中傳稱孟子自肖其像於墓歲
久而湮其出固有神也今祀於孟母祠側鄒志
元按史鑑並云周定王在位二十一年而崩無三十
七年也考之長歴定王二十一年乙亥至赧王二十
六年壬午凡二百九十八年竊疑定或安字之訛安
王在位二十六年而崩自安王二十六年乙巳至赧

王壬午凡八十八年然譜謂孟子壽八十四歲自赧王壬午逆推之當生於烈王四年己酉也然年表綱目大事記等書並謂孟子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魏四十三年乙未為齊上卿四十四年丙申去齊復至魏慎靚王二年壬寅去魏復適齊赧王元年丁未致為臣於齊不復仕若孟子果生於烈王己酉至顯王乙酉應聘至魏年甫三十七未老也魏惠王自烈王辛亥嗣國歷三十五年而孟子始來見是時惠王

年不啻六七十老矣豈得反稱三十七歲之孟子爲叟哉疑孟子或生於安王初年卒於赧王初年未可知也按禮制國君薨後始得稱謚魯平公薨於赧王二十年而孟子稱之若孟子生於安王初年豈不百有餘歲乎然則譜牒紀年蓋不足據或疑七篇非孟子自著乃其弟子追述以此薛文清公瑄曰孟子之書齊梁諸國之君皆稱謚則成於後來弟子無疑

又按黄震日抄云史記載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始

至梁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十年齊伐燕孟子在齊
古史乃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梁襄及齊湣
王晦庵序孟子謂未知孰是晦庵又謂孟子以伐燕
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卿等書皆不合通鑑以伐燕
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遊梁而後見齊宣王亦
未知孰是然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
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
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

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注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謚之可稱趙岐注亦止稱王也燕噲遜國在齊宣王卒後九年湣王伐燕在齊宣王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非齊宣王甚明孟子以周顯王三十三年見梁惠王齊宣王以周顯王四

十五年卒其子湣王立在位四十年孟子初見梁惠
王已稱爲叟姑以五十歲約之又後之二十三年齊
湣方伐燕孟子當年七十四五歲距湣王之卒孟子
約一百餘年孟子當不及見湣王卒故孟子書自公
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
智論終篇止說齊王葢嘗考究古史通鑑少誤近世
師儒援爲王留行事有謂區區不足爲盛世道說者
遂亦誤指伐噲爲齊宣王事故私記之以俟考古者

質焉據黄東發所論則孟子七篇皆孟子生前自撰非後來弟子追述也

補傳

元按司馬遷史記孟子傳述孟子僅十數語即以騶衍之術贅之且稱衍為諸侯所尊禮而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以干世主其意葢有感於士之遇合與否然而知孟子淺矣以故述孟子事甚疎畧不備近時薛應旂四書人物考有孟子傳大率采摭他書以成謂七篇為學者所雅聞不復

引及似非孟子全錄元不揣譾劣謬輯七篇中所載

出處著為傳以補馬薛之闕而馬薛二傳仍附其後

以便觀覽焉

孟子名軻字子車鄒人也其先魯桓公子慶父稱孟孫

氏孟孫激公宜不知去慶父幾世矣是為孟子父孟子

生三歲而父卒母仉氏或云魏公子仉脊女也有賢德

孟子幼母挾以居始舍近墓後徙舍市又徙舍學宮之

旁孟子嬉戲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居吾子矣

遂定居焉世稱三徙之教云孟子稍長就學而歸輟然中止母方織引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孟子懼勤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悅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思謂子上曰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稀有也孟子學於子思道既通待時而出不肯枉道求合周顯王三十三年魏惠王卑詞厚幣史記卑禮通鑑作卑詞以聘賢士孟子應聘至魏見惠王告以仁義王道施仁政與民偕樂之說而惠王不能用惠王好戰以土地之故

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又驅所愛子弟以殉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以為耻欲一洒以快其忿故以孟子迂遠而闊於事情大不合是時魏人公孫衍張儀俱有寵於秦名震諸侯景春曰儀衍誠大丈夫哉孟子曰妾婦之道也是惡得為大丈夫乎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孟子告其畧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北宮錡衛人白圭周人皆在魏）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以四海為壑子以鄰國為壑仁人之

所惡也孟子道不行欲去魏不仕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乃歸鄒不見諸侯者葢數年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公孫丑問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顯王三十七年齊威王薨宣王立喜文學游說之士騶稷下者七十六人皆列上大夫開第康莊

之衕以尊寵之四十三年孟子始至齊宣王素聞孟子名使人瞷孟子果有以異於人否儲子以告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已而宣王以孟子爲上大夫公孫丑問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又問動心否乎孟子曰否孟子數數見宣王有雪宫之對明堂之對大囿小囿之對今樂古樂之對仁智交鄰之對世臣親臣之對湯武放伐之對舊君有服之對貴戚異姓卿之對廣譽與誘非堯舜之道不陳

於前而宣王忍於短喪急於聞桓文之事其所嬖信又皆王驩淳于髡之徒孟子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一暴十寒吾如有萌焉何哉孟子弔於滕弔於公行子皆不與驩言而髡則負滑稽之口不識君子之所為或肆意譏刺孟子孟子居齊年餘無人乎宣王之側乃擁楹而歎曰道不行矣母且老欲奉母以歸亡何母遽卒使充虞敦匠事自齊葬母於魯魯平公欲見孟子臧倉沮之不果魯欲使慎子為將軍伐齊孟子斥其殃民初孟子

以齊卿之貴得厚葬其母乃反於齊止於嬴有答充虞請問語顯王末年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不得之鄒見孟子乃以幣交孟子受之而不報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有公孫丑浩生不害問答語鄒與魯鬨鄒穆公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如之何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欲見鄒君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子歸

而求之有餘師矣周慎靚王元年魏惠王薨襄王立明年孟子欲適魏乃過任見季子自任之魏見襄王襄王殊無人君之度孟子出而鄙之遂去魏復適齊處於平陸齊相儲子不之平陸見孟子徒以幣交孟子受之而不報平陸大夫孔距心聞孟子芻牧之詰自知其罪孟子至齊為宣王誦之王曰寡人之罪也蚳鼃為士師孟子勉其盡職齊饑孟子請發棠通國稱匡章不孝孟子獨與之游又禮貌之陳仲子有廉士之稱孟子曰仲子

惡能康盆成括小有才孟子曰足以殺其軀後果見殺
其好惡必察者哉昔儲子施幣交之禮孟子久不報屋
廬子問曰爲其爲相與孟子曰非也爲其不成享也宣
王託疾召孟子孟子亦託疾不造朝有出弔東郭氏宿
景丑氏語宣王餽兼金一百鎰孟子不受其行止交際
不茍也若是孟子自范之齊見宣王之子喟然嘆曰居
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王子墊問士何事孟子曰尚志
愼靚王六年宣王在崇孟子見之退有去志繼而有師

命不可以請沈同私問伐燕孟子未嘗勸之伐也周赧王元年齊人伐燕勝之既乃取之諸侯謀救燕孟子請置燕君而宣王不聽燕人畔宣王乃慙陳賈爲之解孟子致爲臣而歸宣王就見孟子問可以繼此得見乎孟子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宣王又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時子因陳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孟子去齊居休謂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去休宿於晝有為宣王留行者坐而言孟子不應隱几而卧三宿於晝而宣王不能追遂浩然有歸志尹士語人譏孟子孟子謂高子曰夫尹士豈知予哉又謂充虞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赧王二年孟子適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彭更以為泰孟子曉之孟子過宋經於石丘勸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宋王偃欲興霸業萬章問曰宋

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齊楚雖大何畏焉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孟子居宋與宋句踐戴不勝戴盈之及墨者夷之有問答語宋君見孟子將有遠行餽金七十鎰孟子受之自宋之薛有欲害孟子者孟子有戒心薛君餽金五十鎰孟子受之陳臻問曰前日在齊不受今日在宋薛受夫子必有一

非矣孟子曰皆是也孟子歸鄒滕定公薨文公立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然後行事逾年孟子自鄒之滕館於上宫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滕間於齊楚文公竭力事之而不得免齊人將築薛文公甚恐孟子曰彊為善而已矣滕更在門有所挾孟子不答也闗許行陳相並耕而食之非荅公孫丑君子不耕而食之問已乃自滕歸鄒將終老焉

時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墨之言盈天下孔子之道不著孟子距楊墨放淫辭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孟子曰予不得已也乃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娶田氏生子睪字仲子受學於公孫丑著書論詩毛萇詩傳引其語云

元曰余讀孟子書服膺養氣養性之旨淵乎約哉非亞聖孰能與於斯乎七國時亂極矣齊梁之君能用其言則經正庶民興王業運之掌上七篇可無作子思子曰

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厄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子思為宋大夫樂朔所圍乃作中庸於乎七篇之作不得已也與中庸匹矣

附史記孟子傳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

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

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逺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

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民人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懼音劬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宫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

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内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髠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

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獘何以異哉

附人物考孟子傳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生三歲喪父激公宜母仉氏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

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宫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

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
軻懼旦夕勤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
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旣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
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
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本
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
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
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子旣娶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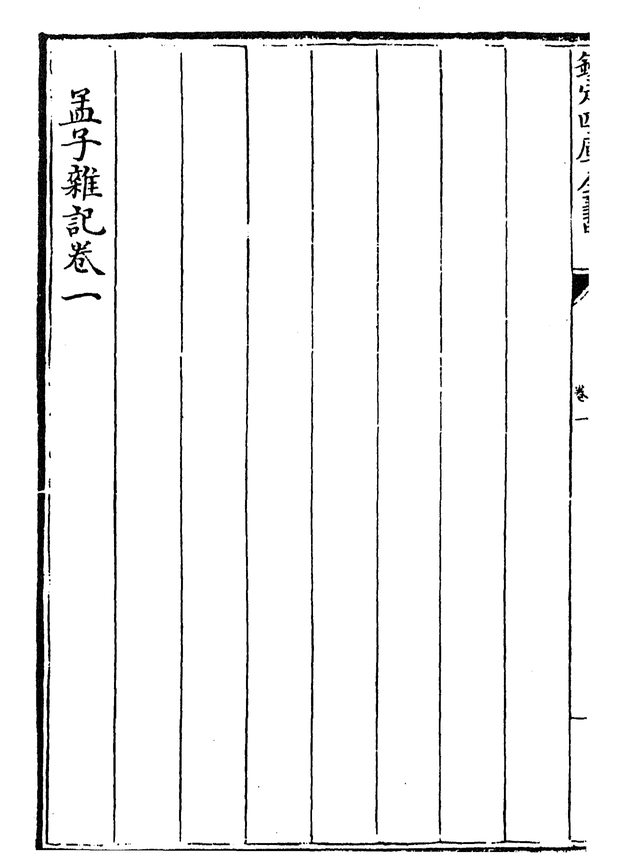
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于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

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
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
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
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
其唯高遠乎軻問子思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
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耳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
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利
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孟子道既通值梁惠王

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宣王以為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幕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

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孟子復去齊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時天下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諗來世娶由氏生子名仲子今鄒縣四基山有孟子墓云

薛應旂曰余按史記當戰國時有三鄒子先孟子而出者有鄒忌以鼓琴干齊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後孟子而出者有鄒衍著書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適梁惠王郊迎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於弟子其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然其言卒不可傳而孔孟則經緯上下與天地相為悠久矣



孟子雜記卷一

孟子雜記卷二

明　陳士元　撰

稽書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

元按商書湯誓篇害作曷女作汝偕作皆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元按周書泰誓篇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與孟子所引小異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梁惠下○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滕文下○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盡心下

元按商書仲虺之誥篇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與孟子文亦小異

太甲曰自作孽不可活公孫丑離婁重出

元按商書太甲篇活作逭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元按商書說命篇不作弗趙岐孟子註云書逸篇也說命註云今文無古文有岐後漢人尚未見古文尚

書郊周禮醫師聚毒藥鄭玄註引孟子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賈公彥云不引說命而引孟子者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元按商書太甲篇徯作徯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黄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

元按周書武成篇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

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朱子云

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與今書文不

類

太誓曰則取于殘殺伐用張

元按周書泰誓篇取彼凶殘我伐用張

書曰洚水警余

元按大禹謨篇洚作降警余作儆予

書曰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元按周書君牙篇佑啓作啓佑無作罔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

元按大禹謨篇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與孟子小異

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

元按夏書鬱陶乎予心顔厚有忸怩乃五子之歌而大禹謨惟兹臣庶期于予治則舜勉臯陶之辭也戰國時人牽引為舜與象語萬章述之如此又孔頴達

尚書正義引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與
今孟子文異
流共工于幽州　殺三苗于三危
元按舜典州作洲殺作竄
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
四海遏密八音
元按此文見於舜典朱子云古書二典或合為一耳
舜典放勳作帝徂作殂三年作三載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

元按大禹謨栗作慄下瞽瞍無瞍字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元按商書伊訓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

鳴條朕哉自亳與孟子所引小異

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

元按周書康誥篇閔作暋不譈作弗憝無凡民二字

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元按周書洛誥篇　下多惟字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

元按周書太甲篇不作弗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元按周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而

史記則作三千人與孟子同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元按周書泰誓篇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

崩厥角與孟子文不同書意無畏二句武王勉將士之辭孟子所云則武王告商人之辭也

準詩

詩云白鳥鶴鶴

元按大雅靈臺篇鶴鶴作翯翯

文王事昆夷

元按大雅緜之篇昆夷作混夷

詩云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元按大雅皇矣篇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

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元按小雅正月篇煢作惸

詩云思戢用光

元按大雅公劉篇戢作輯

詩云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元按豳風鴟鴞篇此作女

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元按齊風南山篇娶作取古字通用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元按小雅北山篇普作溥

詩云周道如底

元按小雅大東篇底作砥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元按大雅烝民篇蒸作烝夷作彜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

元按魯頌閟宮篇本僖公之頌孟子兩引之皆歸之周公後學疑以爲誤詳見龍門子孫奭云詩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故孟子稱爲周公此說迂矣朱註斷章取義之說近是蓋許行陳相本楚人而楊墨無父無君乃禽獸之道故引詩義云爾然必稱周公何也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周公之道即仲尼之道即禹之道也前篇引詩言周公用夏變夷以闢陳相之變

於夷也後篇引詩言周公兼夷狄以例禹孔之功也詩有膺夷懲荆之文故取為證何拘於僖公頌哉

檢禮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元按禮記檀弓篇孔子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元按禮記玉藻篇有此語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元按禮記祭義篇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

老而無妻曰鰥云云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元按禮記王制篇幼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矜何孟春餘冬序錄云鰥矜二字可通聲而互用故哀矜之矜漢于定國傳作哀鰥也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管子云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為獨

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元按儀禮特牲饋食禮篇士之祭也特用豕陳鼎三

又少牢饋食禮篇大夫之祭禮也牲用少牢陳鼎五

市廛而不征　關譏而不征

元按禮記王制篇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

仁者如射云云反求諸已而已矣

元按禮記射義篇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已已正

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有采薪之憂

元按禮記曲禮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元按禮記曲禮篇父召無諾論語鄉黨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金履祥云禮曰二句皆古禮經之文

𩜾䬸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

元按禮記檀弓篇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饘與飦同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元按禮記緇衣篇上好是物則下必有甚者矣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元按禮記王制篇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程明道云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不同恐漢書所記未必是也

女子之嫁也母命之云云無違夫子

元按儀禮士昏禮篇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宫事庶母及門内申之以父母之命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

元按禮記祭統篇諸侯耕於東郊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與孟子文相類朱註不引祭統乃采祭義篇文而約之曰諸侯為藉百畝云云葢欲解

明耕助蠶繅之義耳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元按禮記曲禮篇無田祿者不設祭器王制篇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

元按禮記禮器篇同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

元按禮記曲禮篇男女不親授嫂叔不通問又內則

篇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以篚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元按禮記樂記篇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元按禮記檀弓篇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元按禮記曾子問篇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孔子閒居篇喪服四制篇並同

天子一位云云其禄以是為差

元按禮記王制篇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

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
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
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爲差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
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
禄次國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國之卿倍大夫
禄君十卿禄與孟子文互有異同
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

元按儀禮士相見禮篇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莽之臣

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

元按禮記王制篇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內則篇同

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

元按禮記曲禮篇毋放飯毋流歠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徵事

晉國天下莫强焉云云南辱於楚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云云驅其所愛子弟以狥之

元按史記魏世家云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敗此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驅其所愛子弟以狥之也史記年表云周顯王

十五年惠王十七年 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又商君傳云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此所謂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也史

記楚世家云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朱註作七邑誤）此所謂南辱於楚也元又按金履祥云魏斯趙藉韓虔三分晉地為諸侯謂之三晉而魏為大故曰天下莫强此說非也戰國策甘茂謂秦王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衣（一作布冠）而拘於秦又蘇秦說齊閔王（閔與湣同）曰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强而拔邯鄲

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用商鞅計以言佯尊而驕之魏王乃廣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捨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揚慎邑言云所謂天下莫强者伐楚勝齊拔邯鄲也此說亦非夫伐楚勝齊拔邯鄲皆惠王事觀惠王曰及寡人之身云云則所稱晉國之强蓋指曲沃之晉至文公

有霸業世為盟主焉耳

太王事獯鬻　昔者太王居邠云云居焉　昔者太王居邠云云從之者如歸市

元按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

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幼復歸古公於岐下又呂覽載太王亶父居邠避狄事而文與史記小異

句踐事吳

元按國語吳語曰越王句踐興兵伐吳吳王夫差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臣種敢告于執

事句踐請為臣妻請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
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欲殺妻子
燔寶器觸戰而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
以利請行閒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
獻於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
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
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
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卒

赦越罷兵而歸越語大小異

齊人伐燕勝之

元按史記燕世家云燕王噲用其相子之蘇代為齊使於燕以事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

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齊王令人告燕太子太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百姓離怨齊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此事孟子稱齊宣王而史記稱湣王先儒紛有

論辨

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云云將殺之

元按左傳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孟子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與左傳異

逄蒙學射於羿云云於是殺羿

元按左傳襄公四年晉魏絳云后羿以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農而淫于原獸寒浞行媚于内而施賂于外羿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朱註云逄蒙羿之家衆也路史夷羿傳云羿歸自田逄蒙取桃棓殺之

鄭人使子濯孺子云云發乘矢而後反

元按左傳襄公十四年尹公他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孫文子作亂使他與差逐獻公公

孫丁為獻公御庚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庚公差即庚公之斯也事與孟子異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元按史記殷本紀云太丁之弟外丙即位三年崩外丙之弟仲壬即位四年崩夫孟子無即位之文而史記增之遂起後人之疑集註引程子之說謂外丙仲壬年方三歲四歲未即位也邵雍皇極經世史金履

祥綱目前編顧應祥人代紀畧並以太甲嗣湯無外丙仲壬之世然史記即位之妄戰國時已有此說矣汲冢竹書紀年云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而立太甲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三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復其父之田而中分之此說出於戰國横議所謂堯不慈舜不孝禹德衰伊尹為庖人為酒保太公為舟人為屠牛百里奚為丐者為官奴之類也出鶡冠子等書孟子以

為邪說淫辭其然乎其然乎

孔子不悅於魯衛云云主司城貞子

元按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去魯適衛月餘去衛適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

百里奚自鬻於秦云云以要秦穆公

元按韓詩外傳云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軛車見秦穆公立為相此說

與萬章之問合而史記不同史記秦本紀云秦穆公五年晉獻公滅虞虜其大夫百里傒以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穆公與語大悦授之國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於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

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用其言得脫不及虞君難於是穆公迎蹇叔為上大夫又商君傳趙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又莊子亦有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之說

晉人以垂棘云云百里奚不諫

元按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

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宫之竒存焉對曰宫之竒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强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夏晉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竒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宫之竒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冬十二月晉滅虢師還館於虞

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公羊傳虢作郭文繁不録　穀梁傳云晉獻公欲伐

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

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

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

道必不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

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宫之

奇在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宫之奇之為人也達

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畧懦則不能强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公遂借道而伐虢宫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宫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呂覽韓非子之說並同皆無百里奚不諫之文元又按戰國策田華之說秦惠王曰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

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破舌謂沮諫也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舛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宫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比頑童則播棄黎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宫之奇宫之奇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取之此說與春秋傳孟子不同

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

元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厚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

華周對曰食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
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
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
有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
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又禮記亦載此事而無善哭
夫之文
元又按劉向說苑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
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阤而隅為之

崩又古樂府有杞梁妻歌乃杞梁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梁戰死妻曰上無考中無夫下無子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城感之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朝日悲其姊子賢貞操作歌名杞梁妻也晉左九嬪杞梁妻贊云遭命不改逢時險屯夫卒莒埸郊弔不賓哀崩高城訴情窮旻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葵丘之會諸侯載牲云云言歸于好

元按左傳僖公九年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

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無孟子五命之辭穀梁傳云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壹猶專也曰毋雍泉雍與壅同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又左傳僖公三年秋齊侯會諸侯于陽穀公羊傳云此大會也桓公曰毋障谷毋貯粟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觀公穀二傳所記盟辭與孟子詳畧不同

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元按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

之一物奈何輕之此即一毛不拔之謂也

鄒穆公行仁政

元按賈誼新書春秋篇云鄒穆公有令食鳧雁者必以粃毋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以請曰粃食鳫為無費也今求粃於民二石粟易一石粃以粃食鳫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

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中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　劉向新序云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妓樂美女四八穆公朝覲而昔畢昔夕古通用以妻死事之孤正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逸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

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
能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
三日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酤家不售
酒屠者罷列傲童不歌舂築不相杵婦女抶珠瑱丈
夫釋玦軒琴瑟無音朞月而後復　金履祥云孟子
所言行之必效以鄒滕之小國而敬信服行其言以
齊梁之大國而終莫聽納其說此真世道之不幸也
元謂新書新序所稱鄒君之賢未必盡實也使鄒

君之賢如此鄒國之治又如此則孟子自當仕鄒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而往復奔走於齊梁宋薛之郊哉

逸文

元按趙岐孟子題辭云秦焚經籍其書號為諸子得不泯絶今觀羣書所稱孟子語有七篇所逸者豈出外書四篇耶試録數條于左

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義者

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詐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子思子

元按司馬公通鑑周顯王三十三年鄒人孟軻見魏惠王下引此語而斷之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孔叢子亦載此而文小異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爲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

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孔叢子滋或作孳

又作孜

元按子思子書亦有此語而文小異

子思謂孟子曰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子思子

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太山別於丘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浴其淵高不出於丘陵則跛羊步其顛雋英璣珠

元按孟子高深之喻與子思高遠之教無異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賢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　或問為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汩於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徹析妙罕不解矣此學之道也　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

得所欲何謂實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欲止淫劉向說苑

元按此不類七篇語或劉向手筆也高續古云向老於文學崛出諸儒先秦古書甫脫燼刼一入向筆采擷不遺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大畧篇

元按離婁篇人不足與適章程子引此語

孟子曰今之人性善皆將喪失其性故也　孟子曰人

之學者其性善也荀子性惡篇

元按荀況性惡論蓋憤疾之過也乃以孟子性善之說為不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其學術之偏豈但擇不精語不詳大醇而小疵云哉又安得與楊雄氏並稱邪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楊子法言修身篇

元按楊子論仁義禮智信之用而戒人自畫也故引

孟子云云司馬光注云孟子無此語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巳所自親也衛女何以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悅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不悅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震

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髠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孰冬至必彫吾亦時矣以上並韓詩外傳

元按上二章蓋韓嬰剿七篇之語而附益之者

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曽不若匹夫漢書淮南王安傳

元按伍被引孟子語以諫劉安孟子曰聞誅獨夫紂矣亦此意也

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餓居於陋巷安能變已而從俗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以上並桓寛鹽鐵論

元按桓寛鹽鐵論引孟子語今七篇不見班固漢書

桓寬傳亦載孟子曰堯舜之道云云夫孟堅博洽者不稍駁異何也

孟軻曰強其君所不能爲忠也量其君所不能爲賊也袁宏漢紀光武建武十九年郅惲云

元按郅惲所引即孟子責難於君謂之恭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之意

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子爲梁惠王極陳其事袁宏漢紀靈帝光和三年楊賜上書

元按七篇傷槐被誅事無

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淮南子俶真訓許慎註）

孟子曰王者師臣（淮南子覽冥訓許慎註又呂覽當染論高誘註）

元按王者師臣謂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也許慎高誘所引文同或亦有據

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風俗通正失篇）

元按應劭撰風俗通所引經傳語校之今本無異惟引孟軻二語今七篇不載不知何也

孟軻謂之寄君史記殷本紀註

元按殷本紀云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劉向別録云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固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司馬貞索隱云寄君謂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今七篇無寄君之說

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禮記孔子閒居篇鄭玄注

孟子曰諸侯有王周禮大行人鄭玄注

元按玄引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即所謂人少則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又引諸侯有王則七篇不載

孟子不見三公王安石進說

元按孟子不見諸侯亦無三公之文

孟子曰矯枉過直後漢書仲長統傳註

元按七篇無此語

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史記六國表皇甫謐註

元按離婁下篇文王西夷之人也無禹生石紐之說華陽志云禹生於石紐村寰宇記云石紐在茂州汶川縣北路史註亦引孟子云禹生石紐豈别有據邪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禄得之如其生失之如其死梁書處士傳叙論

元按孟子無此文如一作若

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鮑照清河頌引

元按此即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之意

孟子曰圖景失形顏氏家訓又見王應麟玉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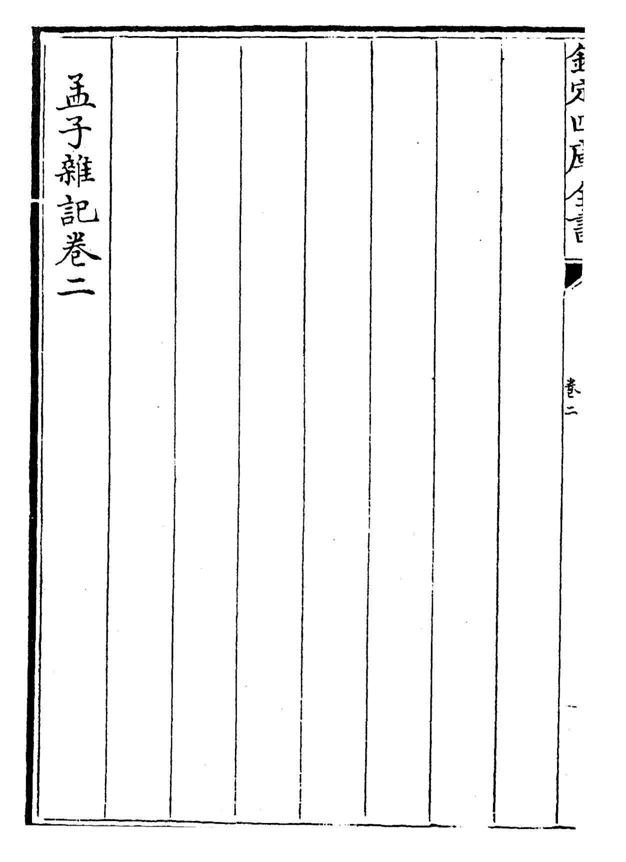
元按七篇無此語古文景與影同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文選李善註

元按此即登太山小天下之意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太平御覽

元按太平御覽所引乃劉向說苑語豈孟子外書有此文邪



孟子雜記卷二